

## 夏韵流香

## 大暑时节话双抢

吴梅芳

### 莲池拾趣

姜天河

夏日莲池雅趣多,迷人韵致醉心窝。  
露凝翠盖珍珠荡,雾绕清香翡翠梭。  
燕舞低空窥玉镜,鱼翔浅底戏琼波。  
蛙鸣若击催征鼓,鸭唱如敲发令锣。  
蝴蝶调情交彩翅,蜻蜓放胆吻新荷。  
风摇杆杆撩天笔,大写人间正气歌。

### 夏夜

王西亚

竹床摆在稻田旁,团坐家人喜纳凉。  
接着前天诗话讲,原来杜甫籍襄阳。

### 板坑小九寨

何明龙

偕友寻幽觅夏凉,攀藤数竹走羊肠。  
青峰直插青天外,白鸟斜飞白日旁。  
双瀑引来嬉水客,一篇撑出放排郎。  
笑声塞进抖音里,托与清风寄远方。

### 咏夏(新韵)

揭金农

烈日炎炎觉昼长,荷花开放赏风光。  
清风阵阵游人醉,喜雨飘飘空气凉。  
萤火点燃灯闪烁,知了学唱韵悠扬。  
门前桃李浓妆去,却有高粱稻穗香。

### 夏至

王正元

夏至晴天日影长,蝉鸣肥叶晚风凉。  
浮云聚雨河添绿,高树含珠果泛黄。  
汗滴禾根祈稔岁,田畴金色保身康。  
依时顺世随心适,满吸蛙声稻菽香。

### 夏村田园

吴志勇

夏来村野景光华,远岫烟蒙隐翠纱。  
田阔牛耕农者苦,稻丰苗舞穗儿斜。  
桥横河上连芳陌,柳倚堤边映彩霞。  
舍缓平畴如墨画,路宽畅达乐千家。

### 夏日河滩

邓雁富

夏浪升腾云影远,柳丝曼舞鸟音穷。  
山童几石漂漂语,乐得骚人唱大风。

### 夏萤

徐光明

水动风凉月色晴,高低远近闪晶晶。  
仿如碧落流星碎,亦似荒丘篝火明。  
杨广景华顿帝祚,车胤囊照启鹏程。  
搔头感叹悠悠事,蝼蚁怀仁享令名。

### 甲辰夏至

卢芒

青梅子熟黄梅雨,绿树禽翻粒粒丹。  
夏日早来今日至,炎风苦杂一丝酸。

### 水果采摘园买桃

危正时

梅雨连朝日转晴,园中但听笑声频。  
清香扑鼻迷人眼,一树黄桃一树金。

### 荷塘暴雨即感

周岳斌

风雨任凭来几场,摧花折叶品无伤。  
生来本就心高洁,零落残红也溢香。

### 闲摘杨梅

周卫平

正熟杨梅红透紫,游人哪个不倾心。  
鲜尝一口精神爽,岂吝囊中多少金。

### 南昌艾溪湖公园夏日晨景

黄龙岗

艾溪湖畔叹清凉,万树摇风花送香。  
百鸟和鸣突破晓,单车汹涌路成航。  
彩裙招展迷人眼,红队徐奔映旭光。  
美丽名城为异客,他乡再好亦思乡。

### 夏晨漫步隽水河堤

雷星光

低树鹭儿舞,烟浮碧水河。  
晨风香拂面,明月影婆娑。  
静听水流急,闲看云卷多。  
此情无限好,收获满筐箩。

### 夏日随想

王亚斌

夏日炎炎思意长,清风拂面送微凉。  
蝉鸣高树声声急,云卷蓝天片片扬。

### 荷池

邱先梅

一望瑶池笼紫烟,亭亭翠盖玉珠圆。  
薰风阵阵清香送,出水芙蓉笑碧天。

### 渔歌子·夏夜

全喆

荷风池畔柳色青,夕秀蝉吟报热情。  
月落水,待鸡鸣,飞流萤火点黎明。

### 浣溪沙·过旧地

李如英

独自轻车背一临,几年绿树转成阴。槐花  
欲放雪盈簪。  
谁在青山云外望,却教紫陌梦中寻。深情  
无解惜难禁。

### 临江仙·酷暑

汤明想

花萼叶萎琼枝软,庭前小苑生烟。红蜓懒散附荷尖。  
蝉无倦意,终日乐翻天。  
线柳垂头焦不已,清风忘幸君前。金星闪烁地炎炎。  
吴牛喘月,尽夜不成眠。

大暑,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一般在公历的7月22—24日,今年在7月22日。

暑,炎热。大暑,极度炎热。世上事,物极必反。所以,过了大暑,就要立秋,天气转凉。

所谓“冷在三九,热在三伏”,小暑入伏,大暑在中伏。伏,就是潜伏、隐藏之意,叫人尽量减少在高温下的活动。

然而,农人却要在大暑时节忙“双抢”,根本不能坐在屋宇下休息。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,都知道“双抢”是抢收早稻,抢种晚稻。

由于水稻对日照十分敏感,为了保证晚稻有充足的日照,其秧苗要求在立秋前插种完毕。因此,早稻自然要在立秋前收割完毕。也就是说,从大暑开始收割早稻,到立秋前把晚稻秧苗插下去,短短半个月时间完成收种,这简直是与时间赛跑,故称之为“双抢”。

为了顺利收种,农人只有早起晚歇。早晨,天刚现出鱼肚白,就要出门割稻。弯着腰,右手拿镰刀,左手抓稻子,连续不断地割呀割,稻草不时与脸接触,火辣辣的。身上的汗水湿透了衣衫,脸上的汗水流到下巴尖,滴落在干枯的田里,真正体会到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滋味。

稻子放倒后,就要用打稻机打稻。开始是用方桶,

机械地一下一下地打,费时又费力。后来有了滚筒式脱谷机,农人才轻松一点。

早稻收完后,马上用牛耙田,准备插晚稻。农村有句俗语:大暑前后,田水煮狗。早晨还好,待日上中天,田里的水烫得能煮熟狗肉,农人面朝黄土背朝天,边后退,边插下一行行晚稻秧苗。他们后背如火灼,全身被汗水湿透,此时,多么希望天边能飘来一片云,挡一挡太阳,更希望能有一阵微风吹来,消一消暑热。但这一切都只是奢望,唯一的休息就是走上田埂,拿起水瓶灌几口从井里打来的凉水。

夜幕降临,插秧的农人还没回家,因为当天的秧必须当天插完,不留隔夜秧。远处蟋蟀已在歌唱,萤火虫也在一闪一闪地飞翔,但农人只顾埋头插秧,直到把田块插满,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吃晚饭。

冯骥才说:“苦夏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,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,默默又坚忍地苦斗的本身。”苦涩和艰辛,素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。再难熬的大暑,我们都要走过去。走过去,前面又是一片天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粮食征购任务的取消和杂交水稻的推广,农村大多改种单季杂交水稻,大暑时节的“双抢”已经不多见了。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,“双抢”却是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